



【席地而谈】

身边的月亮

□赵文新

李白在《古朗月行》中写道: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”。诗人天赋早现,看到月亮而呼作白玉盘,用形象生动的比喻,描摹出孩童眼中的圆月。从此光洁绵润的物象缀在天幕中,也印在人们的记忆里,凝望之时,温情脉脉。

我没有读《古朗月行》之前,听村里大人对月亮的俗称为“后头爷”。在我多次仰望月亮时,才慢慢理解名字的意思。“后头爷”是相对于太阳而言,因为村里人称太阳为“老爷儿”,说的时候儿话音要拉长一些,落在爷上。月亮在“老爷儿”后面走出来,因而是“后头爷”,这个“爷”字不加儿化音,同灶王爷、财神爷、关老爷、老天爷一样的叫法,实实在在地叫爷,简短有力。

“后头爷”在胖瘦中更迭,我听到的故事也越来越多。听嫦娥奔月的故事,瞪大眼睛,仰头寻找美丽的嫦娥、捧酒的吴刚、捣药的小白兔,随之想象哪片月光带着桂花的清香。见过“天狗吃月亮”的情景,天狗拖着“后头爷”,一口一口地咬,剩下半张饼,剩下一根弯弯的镰刀,最后完全吞没,天空一片漆黑。据说敲锣击鼓、燃放爆竹能赶跑天狗,但我周围没有人救他。“后头爷”哪能屈服呢?过了一会儿,他自己挣脱出来,露出红脸膛,我紧张的心情也慢慢放松。此时想到凶猛的天狗胃口真大,竟然能吞下我们的“后头爷”,对天空充满了神秘。最盼望八月十五中秋夜,看着空中的一轮圆月,拿着长寿星形状的月饼,觉得“后头爷”那么亲切,他好像背着手在天上巡逻,又好像抖着长胡子陪伴在我们身边,像长辈一样慈爱。以后再说“后头爷”的时候,不由得带着几分虔诚。

小时候农村的夜晚,街上没有灯,天黑如墨,确如俗语所言“伸手不见五指”。家里也是小灯泡,发出昏黄暗淡的光。每到皓月当空,如同上万瓦的大灯泡,幸福地享受高处的光亮。尤其是夏夜,大人们坐在街边石头上,摇着蒲扇,拿着艾草熏蚊虫;男孩子摔跤、捉迷藏;女孩子在空地上踢毽子、跳房子。在游戏的间隙,抬头看天空,依稀听到“后头爷”呵呵的笑声。上学的孩子,随口哼唱着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……”把在月亮下的惬意安放在歌声里。

在“后头爷”的陪伴中,我在长大。正如人们不再叫我的乳名一样,我也不说“后头爷”了,直呼月亮。

师范毕业,我到一所乡村小学教书。傍晚的时候,有同事说骑车到县城影剧院看电影,因“终岁不闻丝竹声”,即刻一呼而应。我们六个人骑三十多里路,看了一场自认为高档的电影。

回来的时候,已是晚上十点多钟。骑在乡间的小路上,远山如屏,如同把夜色和月光都固定在一方天地中。月光不是很亮,似乎是用写意的技法,在田

野小路上,在高低起伏中勾勒着轮廓。但对于我们来说,是一盏高高的夜行灯,随着双腿蹬车的频率,它无微不至地跟着、照着回家的路。这个夜晚,与月亮很近、很亲,它裁剪着一行年轻人青春勃发的身影,也让我懂得,生活在偏僻的小村庄,远方依然有火热激昂的场景,身边依然有清心宁静的月夜,只要去追求,去体验,同样使单调的苟且注入声光影色,凝成诗一样的长久记忆。

在小学校里,月亮陪伴在身边。我班上有一个学生,母亲去世得早,他和父亲生活。他没写作业,不善言谈的父亲不问缘由,一脚把他踢跑了。晚上八点多钟,这位父亲焦急告知我,孩子没有回家。我匆匆叫上爱人一起去找,大声呼喊。我们穿街过巷,找了一个多小时,终于在一个玉米秸垛里找到惊恐的孩子。借着月亮的清辉,看着蔫头耷脑的孩子,我轻轻地择去他头上的枯叶,看到他浮动的泪花。月光把我们三个人的影子拉成大大的“凹”字,一个折叠着一个,连到他家。从那个月光的晚上开始,孩子走进大学的校门,又走进军营。

香港作家董桥说:“爱书爱纸的人等于迷恋天上的月亮。”用诗意的语言道出月亮更是读书人的月亮。南朝齐江泌映月读书的故事,成为勤学苦学的成语。张潮《幽梦影》中写道:“少年读书,如隙中窥月。中年读书,如庭中望月。老年读书,如台上玩月。皆是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。”月亮如桥,连接人心与书海之间和谐畅通。

不知多少个恬静的夜晚,我翻书久了、累了,拉开窗帘,皎洁的月光透过小窗,撒着软绸般的清辉,花蕊一样美好,炉火一样温暖,让我感到读书的乐趣正如月光,活色生香。

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李白的《把酒问月》,在回环往复中揭示人生有限而宇宙无穷的哲理。人们对月亮情感绵延不绝,我国古代对月亮的雅称很多,素娥、婵娟等女儿般的名字;兔、蟾蜍等动物名字;冰镜、玉弓等物体名称;还有太阴、桂魄、广寒宫等多种称呼。有些地方把月亮叫“月亮婆婆”“月亮粑粑”,把这些名字编入童谣,唱响在童年的世界里。古叙利亚人称月亮为“阿斯泰罗”女神;古罗马人称月亮为“狄安娜”女神;古希腊人称月亮为“阿尔忒弥斯”女神,赋予美好的化身。人们大多认为月亮温婉清幽,是一位美丽的女子,因而经常看见书中写成“她”。

我愿意把月亮写成“他”,依然觉得“后头爷”的名字更好。据考证,山西方言中有同一叫法,而我们老辈人都说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移过来,一声“后头爷”,连起了悠长的根系源流。“后头爷”名副其实,像爷爷辈的亲人,陪伴着我,护佑着我,在他柔波的注视中,我在成长的节律里学会坦然面对阴晴圆缺,接受生活的各种馈赠,丰盈自己,也幸福地把温暖的瞬间贮藏于心。

【津津有味】

我负责自驾,你负责游

□孙道荣

退休两年多,他们以自驾游的方式,几乎走遍了中国。

车是普通的国产SUV,他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,将行李箱和后排打通,做了一个可活动的床铺,大多数的晚上,他们就在车上度过。“床车”的空间很憋屈,但是方便,只要能驻车的地方,就可以停下来,看风景,过日子,两不耽误,最关键的是,这为他们省去了大笔的住宿费用,两个人加在一起并不高的退休金,也能够维持长途旅游生活。

两个人都很满意这种自驾游的方式,但两个人的满足点,又有稍微差别,按他的话说就是,一个负责自驾,一个负责游。

一路上基本上都是他开车。他们同时拿的驾照,驾龄一样,驾驶水平也不相上下,真要有所区别的话,他开车稍“猛”一点,她呢,慢一点,心细一点。既然这样,何不两个人一路轮换着开车?退休前,偶尔开个长途,他俩确实是轮换着开的,一个人持续长途开车,吃不消。但现在不一样了,他们并不需要赶路,每天的行程,最多也就是百十公里,更多的时候,是从一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,他一个人开绰绰有余。当然,他“垄断”方向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,那就是他想让她可以走一路看一路,不会因为驾驶,而分散了看风景的心。

对于自驾游的人来说,更多的风景,不是在景区,而是在路上。你一路上看到的,是没有被圈住的风景,没有遮挡的风景,也是不收费的风景,这正是自驾游的乐趣之一。她平时开车有一个习惯,很专注,从不分心,除了道路情况,别的统统视而不见。对于一个驾驶员来说,这是个好习惯。但对自驾游来说,这就是缺憾了,因为开车路过的沿途美景都被忽略了,多少有点失去了自驾游的乐趣。全程由他来开车,就可以让她坐在副驾驶座位上,专注于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。

他就不能分神去看一眼吗?偶尔也能,路宽阔、平坦,车又不多的时候,他会飞快地用余光扫一眼窗外。那稍纵即逝的美景真让人惊叹。但他不敢看第二眼,作为司机,他必须专心驾驶,听一听她的惊呼就足够让他开心的了。何况,停车时还可以看她用手机拍下的照片啊。每次她下车窗拍照的时候,他就会将车速降下来,并设法让车子开得更平稳一点,以便她能多拍几张好照片,那是她的收获,也是他的。

有一次,他们自驾川藏线,那可是中国最美的一条公路,真的是移车换景。在还没有高原反应前,她几乎是一路尖叫,像回到了懵懂的少女时代。光尖叫还不够,她兴奋地喊他也快看看,那山,那雪,那蓝天,那白云,那苍鹰……这一回,他却不敢扭头

看窗外了,一条川藏线,弯弯曲曲,弯道成千上万,每一处弯道,都会呈现出绝美的画面,也暗藏了无数的危险,他不敢有丝毫分心。好在,前方除了道路,也是风景,就算你刻意不去看它们,它们也会毫不客气地扑进眼帘,钻进心中,让人终生难忘。在经过著名的九九八十一道拐时,她已经有明显的高原反应了,头疼、耳鸣、呼吸局促,还有一个接一个折叠般的弯道,让人心惊肉跳,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尖叫了,但她还是忍不住一次次掏出手机,“咔嚓咔嚓”地拍照,眼睛不够用了,脑子塞满了,爱风景的心也缺氧了,唯有相机,可以记录下这一切,可资日后慢慢回味。

更多的时候,他们是一路走,一路停,一路看。从家里出发时他们就讲好,不赶路,也不赶景。自此以后,他们的日子就在路上,所有的风景也在路上,何必紧赶?遇到好看的地方,路边又能停车,他就将车停下来,两个人慢慢地欣赏。有一次,车开到一个高处,眼看太阳即将落山,他心血来潮,就地停车,还从车里搬出两把户外折叠椅,在山头上并排一放,坐等日落。晚霞布满天空,并点亮头顶的两三颗星星,那是他们这辈子看到过的最普通也是最壮观的日落。

有时候能停车的地方,没有景;能看景的地方,不能停车。他这个司机就再次发挥职业特长,他会先开车将她送到看景的地方,然后自己开车到可以停车的地方,停好车再走回来,陪她看景。她已经沉浸在景中了,等他回来了,再陪他重新看一次。与自己爱的人一起看景,是不会重复的,永远是有新意的。看好了景,他再单独去取车,如果她不是太累的话,她更愿意与他一起走到停车的地方去。她笑说,不能这一路光顾着自驾了,你还得陪我游。说完,两个人手拉着,向他们的爱车走去。

他们的婚姻,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。曾经很长时间,他们两地分居,她一个人照顾孩子和家中的老人。好不容易在一个城市后,又各忙各的工作,真正相伴的时间并不多。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。总算退休了,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,他愿意做她的“车夫”,他的愿望就是,在自己还能操控方向盘的时候,天天为她自驾,陪她游历。

每次驻车后,她洗菜、洗衣,他做饭、炒菜。“床车”空间有限,能备的生活资源不多,一菜,一汤,很简单。两个人忙好了一切,坐在车侧,看每日不同的驻车地,不同的山水,不同的人们,不同的风景,他觉得很满足,她感觉很幸福。

在他看来,在这自驾游的路上,他们看到的,都是人间的美景,而他们自己,也是余生的风景。